

在梦的轻波里依徊

——徐志摩诗歌创作浪漫主义主体意识

王劲松

(重庆大学图书馆,重庆 400044)

摘要:徐志摩吸收和承继了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歌艺术,其诗歌优美清丽、自然超脱,表达“单纯的信仰”:爱、自由和美,并以欢乐意识为轴心,奠定了其浪漫主义诗歌基础。

关键词:徐志摩;浪漫主义;理想;生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0)03-0120-05

Rambling in Dream

——Romanticism Consciousness on Xu Zhimo's Poetry

WANG Jing-song

(Library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Xu Zhimo absorbed and succeeded th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romanticism poetry in the 19th century. His poetry gave expression to a simplex belief on love, freedom and beauty.

Key words: XU Zhimo; romanticism; ideality; life

60多年前,一个唱过“假若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的诗人,在一场大雾弥漫中坠机身亡,悄悄地融化……

对于徐志摩,他的成败功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没有定评。这些年来,有些评价开始且一分为二的观点探讨他的作品。早在30年代,茅盾曾对徐志摩评价:“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1],并用他的一句诗“在梦的轻波里依徊”概括其诗歌的全部思想内容。

尽管长期以来,由于对徐志摩思想的贬低而导致了对其诗歌的漠视;但是,也许由于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前的诸多背景因素在逐渐黯淡,当人们拂开岁月的尘沙,他的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便逐渐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时间的筛选是最自然的筛选,历史的评判是最公正的评判,每一位作家的定评最终都将取决于作品本身。

一、徐志摩诗歌创作浪漫主义形成因素

徐志摩经常满怀深情地把英国称做他的灵魂再生之地,他在那里不仅迅速成为一个具有西方式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成了一名诗人。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两年留学期间,徐志摩深深地为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精神文化传统所吸引,成为一名全身心投入的崇拜者。也正是在这里,他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剑桥是英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拜伦的母校,在这里,徐声摩沉浸在浪漫主义文学的海洋。剑桥的生活对徐志摩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他的志向、生活观及性格气质都体现着剑桥的烙印。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生活在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苏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终于挣脱了封建思想桎梏而获得解放。此时,英国湖畔派诗人对于自

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触动青年徐志摩的诗心,成为他的浪漫诗情的母体。卞之琳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即英国的19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超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一步。”^[2]徐志摩灵气鲜活的自然天性在剑桥特定的文化氛围浸染下,淳化为崇尚自由,追求美感,渴求艺术的浪漫气质;在其升华过程中,浪漫主义的华彩诗篇和魅人情调唤起了徐志摩无羁无限的情感。他的诗作一往情深地倾注了对爱、自由与美的理想追求和赞美,自觉努力于西洋诗歌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引进了格律体、无韵自由诗、沉思体抒情诗和十四行诗等韵律形式。因此,就艺术渊源来说,徐志摩从英国19世纪浪漫派汲取了最多的创作灵感和艺术营养。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大量诗歌和散文作品。在诗歌方面,除去亲自编选的三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以及1931年他坠机去世后由他人所编的《云游》外,还有大量佚诗散见于报刊、日记、文稿之中。1983年出版的《徐志摩诗集全编》共收入诗作234首,其中搜集整理的佚诗达一百余首。

二、徐志摩诗歌创作浪漫主义主体意识

(一) 表现对生命和自然的讴歌

徐志摩说:“我是个生命的信徒。”生命是徐志摩衡量一切的标准,在剑桥的两年里,徐志摩的“生命意识”被唤醒了。他崇尚生命自主、个性解放,希望“使天赋于我们灵肉两部分势力尽性的发展”,这也是徐志摩立身处世的原则。因此,他在诗中舒展飘逸轻灵的自然天性,呈现汪洋恣意的浪漫情调。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他的诗中活动着的乐观因子:“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烁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舒快的感悟。好象一只聪明玲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

徐志摩诗中洋溢着让人喜欢的浪漫气息,童真的可爱个性。朱自清曾把诗人这种个性气质生动地形容为:“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这道生命水令人惊异的永远保持着孩子气的惊奇、喜悦和坦诚,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干涸。而且这种童心的流露和风格特色的展现是那样地自然,不加修饰。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雪花的快乐》

这是被诗人意念填充的雪花,这是被诗人赋予生命和灵魂的雪花。明朗,飞动,欢欣,不仅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也构成了徐志摩全部诗歌创作的基本格调。雪花在追求生命和美的过程中丝毫不感到痛苦和绝望,恰恰相反,她充分享受着选择的自由和接受快乐。诗人像孩子那样想象,像孩子那样欢呼,像孩子那样真情毕露。难怪茅盾说:“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当“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令诗人唱出《雪花的快乐》时,雪花的旋转、延宕和最终归宿完全吻合诗人优美灵魂的自由、坚定和执著。亦或说,诗的过程就是灵魂飞扬的过程?

徐志摩很多成功的作品都表现了对生命与自然的讴歌。表达诗人对母校英国剑桥大学怀恋之情的《再别康桥》就是一例。在《再别康桥》这首诗中,徐志摩没有被往事的回忆所压倒,而是从怀念惜别之情中超脱出来,从每一件事、每一种情思中发现自然美的存在,并以单纯和潇洒的美的追求融注于全诗的意境,使读者不知不觉地从离愁别绪的伤感中超脱,全身心地感受到人类惜别之情的纯净美感。这种超脱单纯而坦荡: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的活泼天性不允许他“带走一片云彩”，他也不认为缠绵悱恻在艺术美感上真有什么特别功效。《再别康桥》这首诗虽然展现了离别之夜的意境，但却并无浓如夜雾一样的伤感之情，而是传神地再现了诗人优美而非感伤的感受和情怀。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描述。

在散文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徐志摩这样写道“人是自然的产儿，就比枝头的花与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人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应分取得我们继续的资养。”^[4]是的，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蛰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既然在康桥涅槃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

(二) 表现对理想、希望和美的追求

徐志摩在诗中对生命和自然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尽管他的理想只是一种朦胧的意念。他厌恶现实社会的纷争与欺诈、庸俗与卑琐，而他只能以诗意的理想对抗黑暗现实，“妄想在这流动的生命里发现一些不磨灭的真”。胡适曾经说过：“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的确，徐志摩的很多行为，如离婚、恋爱，都难以为世俗

社会理解，其原因都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生活。但事实上，在理想不断地碰壁的幻灭中，徐志摩只能更多地生活在梦幻中。他那“烂漫的童真”也只能在大自然及诗歌艺术世界中找到寄托：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徊。

——《我不知道风》

这首《我不知道风》明显地带有中国布尔乔亚式的精神印记，而非雪莱、拜伦式的崇高风格。倘若就这首诗“告诉了我们什么”作为内容的考察，则确乎是“很少很少”，但以这种“回肠荡气”的回环往复，对于一种凄迷、彷徨的心绪的抒写，却体现了一种新的诗美价值——不以说了多少内容为衡量标准。徐志摩那个年代，一批怀着以学业报效国家心情的留学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先进事物表现出新鲜感，他们在热情地为祖国“寻找药方”的同时，对复杂的现实也呈现出难以判断的惶惑。徐志摩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诗作来抒发自我的复杂心绪。我们就此可以推衍出《我不知道风》的一层积极意义。

徐志摩诗歌的最高理想是回到生命的本体中。他为压在生命本体之上的各种忧虑、烦恼所苦闷；他蓄精励志，为要保持这一份生命的真与纯！他要摆脱物的羁绊而心游物外，去追寻人生与宇宙的真理。他在诗作《为要寻一颗明星》中，写道：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象诗中的意象非常具体、生动、澄明一样，诗人组织了线条明晰的情节作为诗的悲剧结构：向着黑夜→冲入荒野→无望在荒野→倒毙在荒野。结尾犹如基督受难图一般，以无声的安详表达殉难的壮美：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全诗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格调新清明丽，以乐观的调子完成了悲哀的美。那“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是对明星寻求者静穆庄严的祭奠，也是徐志摩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标志。可贵的是画面如此静穆，水晶似的光明只有天边的一抹，因而更显得神圣而又高贵！

尽管，徐志摩总是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他决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但是，他的心灵却总幻想着有一颗明星。因而，徐志摩诗歌的“柔美流丽”即使在叙述痛苦和死亡时，也充满了浪漫色彩，闪耀着让人欣喜的光辉。然而，他的理想既单纯又非现实，单纯到了到处受人世烦扰的碰撞以至毁灭。胡适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推毁……”这里由于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的明星熄灭，伴随而来的便是一种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徐志摩意识到了自己个性的柔弱，他把雪莱、拜伦比做不可被镣链锁住的“鸫鸟”^[5]，而把自己则比做一只啼血的夜莺，用“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花刺”^[6]。

爱、自由与美三位一体的人生追求是徐志摩浪漫气质的内核，康桥文化孕育的结果也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感情上追求纯洁自然，生活中渴求真正倾心的情义，创作上力求美的实现，这三位一体的模式在当时社会不失为积极的生命意识，只是万难以实现。在情爱方面，徐志摩先是与林徽因相恋无望，后又因无法与陆小曼达到心中的理想爱情而痛苦不已。在人生理想方面，先是出洋留学养成了民主思想，而后在国内却屡屡碰壁，老家浙江农村改革流于泡影。徐志摩一生追求理想，对钱财势力克尽鄙薄，而后却每每为钱所困，其中的难言之隐谁能知解？

在现实生活的乱石丛里，虽然幻想与幻灭交织，激奋与虚无伴随，但这泓孱弱的生命溪流却是清晰而流动着。1925年3月，徐志摩赴苏联访问途经西伯利亚，被那里石工劳动的喊声所感动，于是以一个从里到外都十分布尔乔亚化的诗人，自愿“降格”写下了一道《庐山石工歌》——堪称典型的“下里巴人”的“唉浩”之歌。虽然这首《庐山石工歌》内容空泛、艺术平庸，但是徐志摩在创作这首诗时，心中回响着“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动人号子声。“那是痛苦的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里的悲声？”它让我们窥见徐志摩彷徨于

夜里的火光。

（三）表现对爱情的追求和幻想

江南才子型的徐声摩将他的温情与率直在他的爱情诗中展示得更为鲜明。朱自清曾说：“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徐诗中的爱情，表达的是徐志摩“单纯的信仰”即爱、自由和美的理想人生的追求。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他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我有一个恋爱》

这爱情象星星一样晶莹纯洁，令人心醉神往；这爱情超越了现实人生的一切悲凉。徐志摩全盘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他执着追求的爱情远离了人间。这种感情带有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个性主义特点。但这种思想的觉醒只会令他对现实更为不满；当时国家的混乱，个人爱情的挫折；国事、家事，“人生的冰激与柔情”，将他那颗充满浪漫梦幻的诗心折磨成“破碎的魂灵”。但是徐志摩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不完全把自由恋爱当作单纯的爱情问题来处理，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对传统的习惯势力、世俗偏见的挑战：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雪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低估当年徐志摩、陆小曼先后离婚对社会的挑战意义。要知道当时即使是青年思想解放的导师，如鲁迅、郭沫若、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公开地向他们的家庭挑战。他们都有包办的合法妻子，却都没能摆脱强加于他们的不满婚姻。其中，胡适的妥协性最大。鲁迅和郭沫若后来都与意中人结了婚，但从法律上说，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与其合法妻子离婚。思想解放的导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一般人所受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之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徐陆二人的婚恋才有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性质。

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志摩并没有完全获得他理想中的幸福,但在追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自我牺牲的决心,确是徐志摩性格和思想中最为光彩的一面。

对于思想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充沛着浪漫的理想信念的徐志摩来说,生存的意义已不在于苟且于现实,而在于朝向理想的不懈追求。正向他给导师梁启超的信中所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7]。

在后来的岁月里,徐志摩仍不断地在诗歌中追悼着他那注定没有结果的爱: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偶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仍然觉得他以35岁的年华而“云游”不返是个悲剧。但是,诗人的才情也许因为这种悲剧性的流星般的闪现而益显光耀;想做诗便做一手好诗,并为新诗创立格律;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想恋爱便爱得昏天黑地无所顾忌,这便是此刻我们面对的徐志摩。作为布尔乔亚化的知识分子,他用唐·吉珂德似的钝锈的文学之剑开辟了自己的“理想”人生。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那短暂得如同一缕飘向天空的轻烟的一生,正如黄庐隐、李惟建合挽志摩联所叹喟的:“叹君风度比行云,来也飘飘,去也飘

飘;嗟我哀歌吊诗魂,风何凄凄,雨何凄凄。”^[8]

在《猛虎集》序言里,徐志摩说了一段颇带伤感但又耐人寻味的話:“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这似乎是经历了一生大苦大难的人才能体会到并说出来的话。在经历了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奋斗与危机之后,他是否已经体会到超越凡庸无能的生之奥秘?

他就这么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虽不曾带走人间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我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9]

…… ……

诗人云游永远不归,留给我们的的是永恒的失望。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

无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参考文献:

- [1] 茅盾. 徐志摩论[M]. 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6.
- [2] 卞之琳. 徐志摩诗重读志感[J]. 诗刊,1979,(9):6-12.
- [3] 朱自清.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 [4] 徐志摩. 徐志摩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5] 徐志摩. 巴黎的鳞爪·拜伦[M]. 北京:新月书局,1927.
- [6] 徐志摩. 猛虎集[M]. 北京:新月书局,1931.
- [7] 辛民. 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的爱情纠葛[J]. 人物,1999,(2):20-28.
- [8] 陈从周. 徐志摩年谱[M]. 上海:上海书店,1981.
- [9] 徐志摩. 徐志摩诗集全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